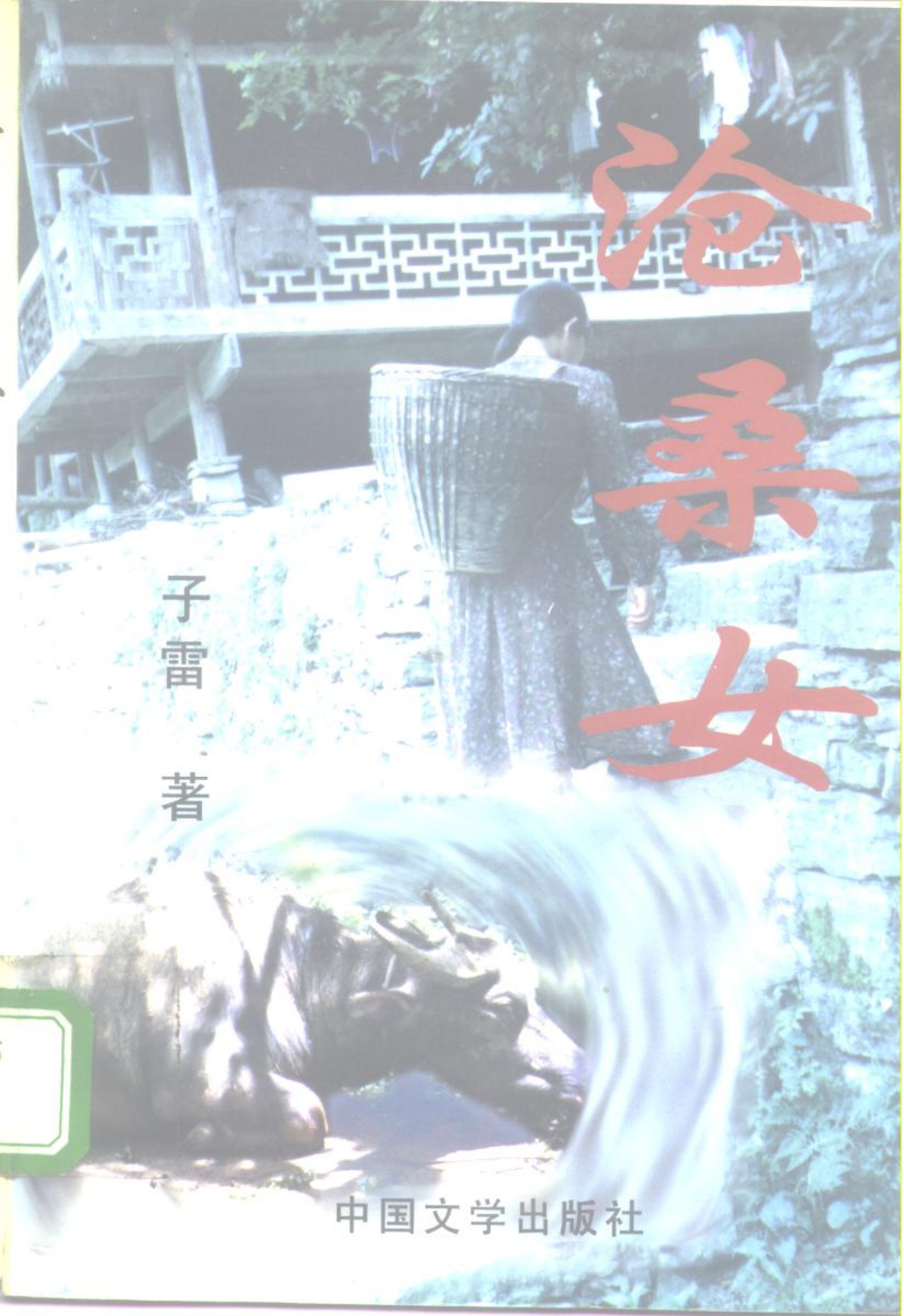




沧桑女

子雷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沧桑女

子雷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北京

(京)新登字 137 号

DQ24/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桑女/子雷著.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1

ISBN 7—5071—0316—1

I. 沧…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209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316—1

定价:15.80 元

目 录

一 她想当服装设计师	1
二 屋漏又遭连阴雨	27
三 表哥害了她.....	55
四 流产的痛苦.....	79
五 被迫流落山村	101
六 刚拿结婚证,就要离婚吗?	127
七 她想打胎	158
八 又遭到了围攻	188
九 忍痛送走了乳儿	211
十 误进虎狼窝	228
十一 领回孩子又如何打算	244
十二 有人推荐她去当老师	264
十三 当上了代课教师	287
十四 她和他私奔	308
十五 他不让她去工作	333
十六 打死银环蛇	360
十七 挣脱了羁绊	375

一 她想当服装设计师

多少次,张草茵站在堤岸边,望着自北向南,湍流不息的西河水发呆,她的思绪仿佛眼前的河水,触碰到障碍处,便击起星星闪烁般的浪花。

这条河一到涨水的夏天,就有来往轮船频繁行驶,并发出噼噼的轮机轰响声;这声音让人幻想,甚至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每当草茵感到寂寞和渺茫的时候,这声音便使她得到几分慰藉。她想:河里行驶的船将会载她去远方寻求美好的前途。有一天,草茵忽然想到:沉迷在幻想里是不行的,因为不会凭空就有人载着她去远方。但她又不愿跟母亲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做简单而劳累的劳动了。她要有自己的打算。她决定去学裁缝,等自己有了技术能养活自己了,再进一步深造。母亲常对她说:“天灾饿不死手艺人。”母亲的意思是,手艺人靠技术可以四海为家,水涝干旱都不会饿肚子。可草茵这次学裁缝的目的不只是象她母亲所想象和要求的那样简单——只求饿不死;她有理想,自己的追求,她不愿意象父亲年轻时那样背着家什器皿走乡串户去混饭吃就觉得满足了,她认为那样没出息;她相信俗语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她要做一个裁缝状元——高明的服装设计师,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安心地工作。好强的性格大概是她天生下来就有的。于是,她开始把父亲那本老得发毛的裁剪书拿来学习。这本书内容不赖,草茵一看就喜欢上了。

她觉得书里的衣服样式都是些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掌握了这些，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演变其他样式和钻研高深的服装设计学问。因此，每天坚持看很长时间，还专用一个笔记本画图、记尺码。

一天，母亲从地里摘棉花回家，看见草茵坐在裁衣案板旁，闭着眼睛，嘴里还在念着什么，象尼姑念经似的，就忍不住数落了一句：“神经病！”

草茵正在小声地背诵“袖笼深是胸围的五分之一”，虽然也真切地听到母亲的话，可她没在乎。要是平日，她准会为母亲这句话闹个没完没了。今天她不但没闹，而且高兴得睁大眼睛对母亲说：“妈妈！您看我做了一件什么好玩意儿？”

“鬼玩意儿。”母亲不在乎地说。

“真的，妈妈！”草茵说着从衣兜里摸出一样东西拿给母亲看，“这是我自己缝的，您看象不象？”

草茵拿的是一条长西裤模子，这条裤子的长短宽窄虽小，但从整个比例来看还得体适当。草茵见母亲虽没吭声，可从母亲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已经证明她在欣赏自己的聪明，便得意地说：“妈妈！我将来做一个服装设计师。”

“我是要你去学裁缝的呀！”母亲说，她巴不得草茵学裁缝，走遍天下也饿不死了。

“哼！”草茵煞有介事地叠着自己裁制的西裤作品，边叠边说：“我就是要学好裁缝，要学得特别好，特别精，将来成为服装设计师。”

“个疯鬼。”母亲假装嗔怪地看了草茵一眼说。

草茵把书、笔记本和自己的西装裤作品叠成一小摞放在裁衣案上，然后拉着母亲的手，扭动着屁股转了一圈，好像是跳舞给母亲看。虽然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舞姿，但它是草茵心里高兴时迸发出来的舞姿。她自嘲又自信地说：“妈妈！明天我就去老

头子那儿上班了。”

第二天，草茵果真来到父亲的缝纫店上班。父亲的缝纫店不大，只象江汉平原大堤上建的防汛棚。这个棚子虽小，但每到防汛季节，会不断有防汛人员来此歇脚和聊天。

缝纫店里，只有一个叫秋雁的跟草茵同龄的姑娘坐在缝纫机旁锁扣眼。秋雁长得小小巧巧，一双水蛇眼睛喜欢不时地膘人。她膘人时眼睛跟蛇神似，使人感觉她就是一条小水蛇。她是父亲新近收进来的徒弟，一见草茵，就笑咪咪地招呼：“咦，你来啦。”

“老头子呢？”草茵就这么称呼父亲。

“刚才还在这里，现在不知上哪儿去了，等一会他大概就回来了。”秋雁说。

草茵的大弟弟一生下来就认秋雁的父亲为干爹，两家经常有来有往，因此草茵跟秋雁虽没甚交往，但她还是把秋雁当亲戚看待，一见如故，两人攀谈得十分火热。交谈了一会，草茵从衣兜里摸出一件比例得体的小型衬衫和一条西裤，欣喜地递给秋雁说：“你看我这东西做得怎么样？”

“哈哈……”秋雁接过东西一边欣赏一边笑了起来。

“这是你裁你缝的？”秋雁明知故问，“你真的学裁缝吗？”

“嗯！”草茵点头应了一声。

秋雁拿着巴掌大的衬衫和裤子仍在欣赏，边笑边说：“你真会想办法！”

“真的吗？我是真的会想办法吗？”草茵问。她希望秋雁对她的钦佩发自肺腑。

“是的，你比我会想办法。”秋雁说。

“那也不见得。”草茵假谦虚地说。

顿了顿，草茵忽然眼睛一亮，兴奋地说：“哎呀，秋雁，要是现在有人来找我裁衣服就好了。”

“真的，你现在就敢跟别人裁衣服了吗？”秋雁惊异地问。

“敢！”草茵响亮地回答，显得非常自信。

“一会儿就有人来找你爸裁衣服的，到时候你就装做是师傅，裁着试试看。”秋雁尽量迎合草茵。其实她对草茵一天裁缝都没学就能裁衣服的狂言实在有些怀疑。

秋雁此话刚落，外面走进来一个老妈子，六十多岁模样，满头银发，手里捏着一小卷蓝底白花格羊绒布，进门就问：“丫头们，师傅呢？”

“师傅到外面有事去了。”草茵笑着回答。

“咦！是你这丫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好像还在读书的呀！”老妈子似乎刚认出草茵地说。前些年，草茵家跟老妈子一家是相好的邻里，而且稀里糊涂还有点知己的味儿。

“书没读了，我已经来学裁缝了。”草茵注视着老妈子手里的布说，“您是不是找老头子裁衣服的？”

“是的。”老妈子说。

“那好，您坐一会儿他就来了。”草茵指着缝纫机边的长板凳说。

“不知要坐多长时间呀？”老妈子刚坐下来似乎就急了，随口说，“你们会不会裁呢？你们会就给我裁也行。”

“她会裁呢。”秋雁指着草茵微微笑了笑说。

草茵没吭声，也只是淡淡地笑。

老妈子打量了一下草茵的脸，不信任地笑了笑，满有把握地说：“她不会裁，她还没学呢。”

“我会裁。”草茵自告奋勇地说，“您请放心，我给您裁好了。”

“好！”老妈子还当草茵是开玩笑，随口回答。

“我真的给您裁。”草茵说着信步走近老妈子，不容分说拽掉老妈子手里的小卷花格羊绒布，用尺量起尺寸来，边量边问，

“您这有多少布？”

“五尺。”老妈子说。

“对的。”草茵说着又重新折叠起那卷布。接着，她拿来一条皮尺对老妈子说：“您站着，我给您量一下好吗？”

“量一下，您真会裁吗？”老妈子犹豫了一下才站起来。

“保证给您裁好。”草茵恳切地说。

老妈子虽然勉勉强强有些同意，但还是怀疑草茵到底会不会裁？她担心地说：“你要奈何不了，就等你爸回来再裁吧！”

“我保证给您裁好。”草茵又一次对老妈子保证。

“哎呀！我还不大放心呢！”老妈子轻声地叫喊。

“您别害怕，我会使您放心的。”草茵宽慰老妈子说。

老妈子坐下来不置可否，但她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眼睛不挪动地盯着草茵，监视着草茵如何摆弄自己心爱的布料，看着草茵手脚笨拙地把一段布料往案上一铺，心里慌了，思忖道：“天啦，她该不是拿着我的布在开玩笑吧？”于是她又警告草茵说：“你要是奈何不了，就等你爸回来再裁。”

“不要紧的，姜婆……”草茵嘴里安慰别人，心里却在打吊桶，“您放心好了，我保证给您裁成器。”

“好！我看你今天能裁成器的！”老妈子疑惑地说。

草茵心里紧张了，她从来没有摆弄过真正的布料。昨天她自己裁制的那些玩意儿，也只是自己想办法从家里的旧衣旧裤上剪下来，东一块西一块地拼凑起来裁成衬衣和裤子模型的。平日，就是父亲裁剪布料时她也没大注意，这时真是骑虎难下，已经答应为老妈子裁剪，上了擂台不比武，怎么下台？草茵心一横，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就放开胆子在布料上划起粉线来。她按照自己背下来的衬衫公式，按图索骥，寻找每一条粉线的合适位置。不料老妈子说：“我是要裁大襟的。”

草茵一下子没听清楚，还当老妈子在说一种什么菜名，以为

老妈子的衣服要什么菜一样的款式呢。疑惑不解地问：“什么大茎？”

“就是便衣。”老妈子解释说。

“哦，哦。”草茵一下子豁然开朗，“就是便衫，你们老年人的款式，是吗？”

“是的！”

“不，您思想开放点，不要老穿那种陈旧的便衫什么的，要穿中青年穿的那种衬衫，老年人穿衬衫是最大方，最好看的。”草茵的这一席话其实是为自己只会背衬衫公式加以辩护。

“老了就不要好看什么的，只要穿上合适就行。”老妈子说。

“穿衬衫也合适呀！昨天，我看见一个老妈子比您年纪还大，她也穿衬衫呢。她穿上衬衫一点也不显别扭，我还当她是学问的人呢。其实她跟您一样是在家里干家务活的，您也要向她学习，穿衬衫算了吧！”草茵见老妈子的表情无动于衷又补充说，“唉！姜婆，您说好不好？”

“你这鬼丫头，我要裁便衫的。你不要诡辩了好不好？”老妈子毫不动摇。她还解开、脱掉身上的春秋衫便衣，露出里面的一件鱼肚白棉布便衫说，“就是这样，你看看这款式好不好？”

草茵走近老妈子，摸摸老妈子的上衣领子，捏捏老妈子的上衣肩部，一看肩部是没有缝的。她不禁愣了一下，左手拿着的木尺无意识地在下巴颏边抵了抵，心里思忖着，这种没有肩缝的便衫该怎样摆弄，怎样裁？好在瞬间，似乎灵感就来了，怎样摆弄布，怎样画图，怎样裁制的方法一下子在她脑海中展现出来。她高兴地轻轻拍了拍老妈子的肩，说：“好！我就给您裁这种样式。”

草茵的确是想到怎样铺布怎样画图了。她拍了拍布料上已画了衬衫图的红粉线灰，从布料边缘往下量好衣服的长短，按照这个长短的尺寸重合两块，然后在重合的两块布料上宽窄对称重叠，没缝的放在胸外，有缝的放在胸内，先画搭门线，然后画直

领口，横领口，袖笼深，胸围线……，线条图案画好后，草茵便拿起剪刀开始裁剪起来。刚裁好正身图片时，她的父亲从门外走了进来。父亲生就一双大眼睛，人长得肌瘦，肩宽、臀小、腿细长，个头中等偏高。他见草茵拿着顾客的新布料糟踏，顿时又担心又恼怒，瞪着一双大眼，象老虎要吃人似的连连质问：“你在搞什么名堂？你在搞什么名堂？”

草茵见父亲来了，心里一哆嗦，浑身一紧，丢下画粉、尺杆就往门外面跑。幸亏她跑得快，要不然父亲会拿五指金爪栽顶，叫她伤心地哭一顿。父亲见草茵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杀猪的穴位，就开始在猪的身上乱砍乱杀，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忍不住狠狠骂了一句：“化生子（夭折或死在父母前面）太迁逆了。”

张草茵父亲张云里赶紧拿尺量女儿裁下来的那块衣服图片，量了一下长短宽窄，尺寸只稍稍有点出入，其他什么叠布画图的方法大致没错，他心里踏实了一些，还认为那鬼丫头有点聪明。于是息了怒，又亲自将衣片重新裁剪重新拼接，使老妈子的便衫总算成功了。

草茵高高兴兴地去裁衣，却郁郁不乐地回家来。母亲看得清楚，便问：“又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肚子饿了。”草茵搪塞说。

“哦，肚子饿了，做饭吃吧！”母亲关心地说。

“我还说现在白天时间短了，一天就吃两顿饭算了。哪晓得你这么早就回来了。”母亲又说。

“开始学裁缝就忙得起早贪黑，那还了得。”草茵撅着嘴不满地说。

“不是硬要你起早贪黑地忙，而是要你听点老头子的话，学就学出个人样来。”草茵母亲恳切地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学就学出个人样来。”草茵不耐烦地发泄说，“哼，讨厌！”

“怎么啦？”母亲见草茵说话不对劲，便问，“老头子吼你了？骂你了是不是？”

顿了顿，母亲又说：“肯定是你不听话，他才责怪你的。”

草茵好歹不吭声，母亲叹了口气，转身去厨房做饭去了。

天黑了，草茵父亲回家吃饭；还没进门，他就在草茵母亲面前状告女儿：“你这丫头不是去我那儿当徒弟，而是去当师傅呢！她一到那儿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人家的新布料就用剪子剪。你看我拿她有什么办法？”

草茵正在卧房里洗脚，一听父亲嘟囔，心里就烦，她忍不住回驳：“有什么了不起，当师傅就当师傅。”

“你当师傅就别到我店里！”父亲当回事地跟草茵较量。

“算了，算了。”母亲从厨房走进堂屋规劝父亲道，“草茵胆子大，不听话，有什么事你给她好好讲就是了。”

“我可不愿跟那叛逆不孝的化生子讲什么！”父亲粗声粗气地说，“是听话的东西还可以讲讲差不多。”

父亲吃饭的时候，嘴里咀嚼着饭还在说：“我好心好意要她一步一步来，先学锁扣眼，缝小伢儿们的短衣短裤，慢慢地学会了这些基本功，再学缝大人的长衣长裤，裁剪还在后头。可她还没开始学走就开始跑起来了。”

草茵洗完脚走出门，站在父亲斜对面不远的墙柱边用一副挑战的神态直瞪着父亲。父亲被她激怒得哭笑不得，便拿起吃饭的筷子向她的脑袋打来。她敏捷地转过身子就逃，象胆大的老鼠戏弄主人似的，还忍不住笑了。她憋着笑一股作气跑到母亲那儿，母亲正在堰塘里洗饭锅、瓢盆和抹布之类的东西，见草茵跑来，脸上还挂着一丝调皮的笑，便问：“笑什么？”

草茵蹲下来说：“我笑老头子。”

“老头子有什么好笑的？”母亲反问。

“您不知道，他罗唆得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只好用眼睛狠

狠地盯他，直盯得他哭笑不得。瞧他那模样我就想笑。”

母亲也淡淡地一笑说：“唉，你也真是不听话，硬是惹老头子生气，胆子又太大，还学都没学就充师傅跟人家裁衣服呢。唉，我看你这裁缝也难学哦！”

“妈妈，您不要大惊小怪，我跟人家裁衣服是好事嘛。我有能力裁，我才敢裁。我要是不会裁也就不跟人家裁了。哦，您以为学裁缝就非得按老头子说的一步一步来吗？不可能，我就是要创个奇迹，一步登天。”

草茵母亲名叫崔进池，虽然人到中年，但身材仍婀娜，她是这里同龄妇人当中最出众的一个。要是她换上一身好衣服，比城里人还洋气。她那张鸭蛋脸，浓眉毛，大眼睛，表情分明，平静时给人一种亲切和善的感觉，发怒时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发愁时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指责人时给人一种怒火中烧的感觉。

“去你的，去你的。我不愿听你的狗屁！”母亲说。她一边厌恶的摇头，一边把锅碗瓢盆弄得叮铛响。

“哼，都是一样的货色——老古董！”草茵不满地骂了一句起身走了。

母亲见草茵的态度越来越不象话，狠狠地骂道：“化生子鬼！”

“哼！我要成了化生子鬼就专门吓唬你们！”草茵边走边顶撞。

一天早晨，草茵正睁着惺忪的睡眼，透过蚊帐朝低矮的小木窗外面看去，只见窗外的白杨树、柳树枝叶摇曳，生机勃勃。草茵无意多看，心里却在嘀咕自己今后的路到底怎么走。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她的年龄又增加了一天，人也老了一天，自从六岁启蒙上学，到十五岁高中毕业，她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读书也没真正的读书，九年的光阴大部分都是劳动，以至她们班上没有一个考上大学，只有极个别条件好的同学还能继续

找门路再读。可她不行，她没有条件，父母没有能力支付她的学费，也不让她继续读下去，怕给家里增加负担。她只能凭自己找出路。如今她想把裁缝学好，可老头子又这么固执，这么不易对付，该怎么办？正想着，草茵听见母亲那边卧房里有穿衣服的声音和父亲的几声咳嗽，大概是父亲起床了。母亲也随后起了床，她正说：“云里，你就不要计较草茵的脾气了，耐烦点，教她学裁缝吧！”

“我是支持她学的呀，只要她听话，我巴不得她学得比我还高明。”张云里边咳嗽边说。

“生怕我学好了，还有那么好的心？”草茵心里不满地嘀咕。

老头子的话是真是假，草茵倒是不大关心，但她对学裁缝的初衷丝毫未改。她是希望自己听话的。可是老头子心目中的听话大概是要她象一只温驯的小宠物那样。这个草茵担心自己做不到。她感叹做人难。她时刻想做一番裁缝事业。就在此时，她还在脑子里勾画各种款式的图案；幻想用各式各样的布料做成各式各样的衣服……。她要是能把裁剪技艺学得娴熟，那该是多么幸福啊！一旦草茵沉迷在美好的幻想里就全身来劲，她兴奋地一骨碌翻身起床，不顾眼里挂着眵目糊，头发蓬乱象丝毛草，只顾用眼睛到处搜寻母亲的踪影，叫喊着：“妈妈！妈妈……”

母亲在门前十几米远的厕所里回答：“什么事呀？叫得这么凶恶？”

“哦，您在厕所里，算了。一会儿跟您说好了。”草茵说。

母亲进屋来了，草茵说：“妈妈！老头子说只要我听话，就巴不得我学得比他还高明。您说他说的听话是什么意思？怎么个听话法呀？”

“那还不知道，故意问！”母亲瞪大眼睛不满地责怪她说。

“我真是无法理解您跟老头子的听话二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你们的听话二字。唉！”草茵的确是想跟母亲商量听话以

后的下一步。

“唉，你少讲点行不行？”母亲板着面孔不耐烦地说。

“人长着嘴巴不就是说话的吗？”草茵见母亲有点恼怒，便有意活跃气氛说，“好吧。在老头子面前，我就干脆学《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装哑巴。”

“话真长！”母亲不屑地说，然后又把头转向草茵问，“你今天去不去老头子那儿啊？”

“我去我去，我别的都不怕，就是怕听话。”草茵在母亲面前做了一个鬼脸说。

母亲取下挂在横梁上的竹扁担追问：“我问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呀？”

“唉，恼火事！”草茵无奈地叹息说，“我也真是不知道今后的路怎么走，我想学好裁缝，可我又受不了老头子的气。”

母亲挑起一担水桶，准备出门去堰塘挑水，她沉吟了一瞬说：“嗯，你跟别人去学好不好？”

“哼，鬼打架！”草茵忽然摸了摸自己蓬乱的头发，顺便用五指梳了梳，不屑地说，“老头子的气我都受不了，还受得了人家的气吗？”

“那你……”母亲犹豫了一会，说，“那我就不管了。”

吃过早饭，母亲坐在饭桌旁象哄小孩子似地对草茵说：“丫头，你还是去老头子那儿学裁缝。学了裁缝好歹是个手艺人嘛，手艺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求，不愁饿肚子，去吧，啊？”

“嗯！”草茵敷衍地应了一声。

“这就叫听话啊，我不是要你去干重活，我是想你将来好呀。”母亲和和气气地说。

“嗯。”草茵似乎显得驯服了，但仍然是用鼻子不在乎地应声。

“听话我就喜欢。”母亲象对幼儿说话一样口气十分慈祥。

草茵这次下决心准备痛改自己的坏脾气，重新做一个“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的人，不再跟老头子顶撞，遵守老头子的纪律。总之，她领会了老头子的本意是好的，是希望她打好基础，有过硬的本领去讨饭吃。

草茵又一次来到老头子的缝纫店。秋雁正在缝纫机上缝制一条西装裤，草茵用眼睛向她一眨表示招呼。秋雁也笑着眨眼睛回敬草茵的招呼。此时父亲正在裁制一件老年人便衫。咦！这不正是前几天我草茵给姜婆裁的那个样式吗？草茵看在眼里，高兴在心里。她又想她那天铺折布料的方法跟老头子差不多，构图和尺寸也都差不多，可老头子事后还在母亲面前告她的状呢。老头子真挑剔。草茵这样一想就生气，但她又觉得自己干吗一来就挑老头子的毛病？岂不是又违背了自己暗自许下的诺言吗？因此，她尽量克制自己不满的情绪，故意装得和和气气的对父亲说：“爸，您有事让我做吗？”

“哦，你来做事的？”父亲面色平和，语调滑稽地说，“你这次来是不是准备跟姜老妈子裁便衫的呀？”

“不是，爸爸。”草茵本来不想回答，这次却理智地驯顺了。

“你打不打算听话的呀？”父亲似笑非笑地问草茵。

“当然要听话。”草茵象在背台词似的回答。

父亲拿过裁衣案上刚裁好叠在那儿的一条的良西装裤，一边朝三线机那边走一边对草茵说：“听话就跟我来，我教你用三线机包缝。”

“嗯！”草茵乐意地应了一声。

父亲坐在那儿，拿一块西装裤前片一边锁缝一边教草茵说：“这是前片，锁边的时候从裤裆弯这儿开始，眼睛要注意观察这条要锁的边，两手要掌握锁边的宽窄，注意锁过的边要宽窄一致，不能让它超过三线机的切刀。要不这样，锁出来的边就不一致了，看起来也不中看了。现在三线机的切刀管用，稍微超过切

刀问题不蛮大，如果三线机年纪大了，切刀坏了不管用了，就千万不能让在锁的边超过切刀，如果超过切刀了，多余的缝就变成一大堆布须被滚在三线包缝里面了，这样看起来臃肿。听见没有？”

“听见了。”草茵注意看着、倾听着。

父亲一边教一边轻车熟路锁完前一块，手里又拿了另一块前片的结尾说：“另一块前块就从这里开始。这是有规矩的，要记住。”

“嗯。记住了。”草茵一边忖度父亲的学问一边说。

父亲指点完毕，从裁衣案上拿另一条裁好的草绿色的良西装裤递给草茵说：“你现在开始自己锁边试试看？”

草茵接过父亲指定的实习材料，爽然回答说：“好！”

草茵实习的时候，兴趣非常浓，注意力高度集中，父亲时不时在她左右瞧瞧她锁出来的边。终于草茵以新学手最快的速度顺利完成了这条草绿色西装裤的三线包缝。

父亲对此十分满意，心里感叹道：“这丫头领悟能力强，就是脾气犟一点，要听话还是好样的。”

“唉。”父亲心里一乐，表情也和蔼了许多，他说，“老大，来，我教你缝裤衩。”

“嗯。”草茵得劲地应声。

草茵接过父亲裁过的裤衩，在秋雁刚缝过的缝纫机上坐下来，手里摆弄着裁剪好的裤衩零件试着怎样缝制，她心里思忖着手里比划着，一会儿她心里就有了大概轮廓，但她还是有些顾虑，便请教秋雁：“哎，是怎么缝的呀？”

秋雁细心地教草茵缝制，草茵如鱼得水，不大一会儿功夫，就顺利的缝完了裤衩。平常，草茵干什么事都是毛手毛脚，粗枝大叶。今天大概是她心里高兴，精力集中的缘故，事情完成得连父亲也称赞她是个好伢子，值得培养。